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鄒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其二等輕軍都尉趙縉集

元紀八

起重充單閏四月盡元默  
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八年夏四月乙未徙湖廣行樞密院治鄂州

五月戊戌逮嘉木揚喇勒智

舊作楊璉  
眞伽今改

下獄初嘉木

揚喇勒智重賂僧格

舊作桑  
哥今改

發宋陵墓戕虐人命私庇

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受美女寶物之

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治之籍其妻孥

田畝

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

北焉首禍謂嘉木揚喇勒智也按僧格既敗始捕其黨下獄坐侵盜官物非以發陵故也

徙江淮

行省樞密院治建康

甲辰中書省臣敏珠爾卜丹

舊作

麥朮丁

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

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賤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爲民又言僧格所設衙門其閑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賈戶多爲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宜皆均輸有敢以賄

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徙民多流移請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論如法又呼都呼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請依太宗所行爲是帝皆從之

約蘇穆爾

舊作要束  
本今改

在湖廣時正月朔

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及是逮至京師中書列其罪以聞凡數十事帝命械至湖廣戮之

辛亥詔以僧格罪惡下獄按問以太原杭州饑免

今歲田租劉因旣去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以疾辭且

上書宰相乞曲爲保全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  
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強致之 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

木綿 鞏昌舊惟總帥府僧格特升爲宣慰司以其弟

達瑪喇塔斯爲使僧格敗懼誅自殺敕復爲總帥府

減中外冗官三十七員 宮城中建蒲萄酒室及女工

室 癸丑罷尙書省右丞相鄂勒哲

舊作完  
澤今改

以下並改

入中書 增置戶部司計工部司程秩正七品 乙卯

以政事悉委中書仍布告中外 丁巳建白塔二各高

一丈一尺以居咒師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

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

通習始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  
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僧格嘗以劉秉忠無子收  
其田土其妻竇氏言秉忠嘗鞠從子蘭章爲嗣敕以地  
百頃還之 己未以們達瞻復爲御史大夫行御史臺  
事 高麗國王王嗒乞以其子諫爲世子詔立諫爲高  
麗王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 六月丁丑朔禁蒙  
古人往回回地爲商賈者 乙酉益江淮行院兵二萬  
擊郴州桂陽寶慶武岡四路盜賊 宣諭江淮民恃嘉  
木揚喇勒智力不輸租者依例徵輸 秋七月丙申朔  
雲南省參政齊喇舊俗怯刺今改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  
續資治通鑑

旁近民鍊之以輸官從之 庚子徙江西行樞密院治

贛州 葉李與僧格同事莫能有所匡正僧格敗事頗

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戊申揚州路學正

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千載一遇而

卽以舉僧格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

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

祥罷御史大夫們達瞻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

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

舉司增鹽酒醕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約蘇穆

爾禍湖廣錫布鼎

舊倫沙不  
丁令改

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

大鈎攷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并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介廉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中書右丞崔彥遷御史中丞言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請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擄掠多至死者又俘取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此例宜令行臺詰問定罪又言符行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尙書省官蒙古岱

舊倫忒兀台今改

嘉琿迪

舊倫教化台今改

納蘇喇鼎默埒

舊作納速刺  
丁滅里今改

奸賊納蘇喇鼎默埒反誣

祚以罪遣人告僧格僧格曖昧以間流祚于北地妻子  
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  
雲南埋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  
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帝皆從之 敕江南重囚  
依舊制奏聞處決 庚戌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史格卒  
格在湖廣與約蘇穆爾共事最久約蘇穆爾恃有奧援  
怒詈同列辨詐鵞刻勢張甚以格受帝知不以言色侵  
之格數有匡正雖不能盡行然寬免者甚衆約蘇穆爾  
敗而格已卒湖廣人追念之 丁巳僧格伏誅臨刑吏

猶以鄂爾杞薩里爲問僧格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  
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遣張九  
思賜以金帛辭不受 初哈都倫亂其民來歸者七十  
餘萬散居雲朔間僧格議徙之內地就食尙書左丞馬  
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  
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  
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忻慕言  
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爲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  
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  
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

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僧格議增鹽課紹  
力爭山東課不可增又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  
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  
勢因取爲已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  
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恆憂不能塞責詎敢邀非  
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敗迹其所嘗行賂者索籍閱之  
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其復舊職改中書左  
丞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爲永  
業三年徵租遣翰薩總兵討平江南盜賊己未罷  
淘金提舉司江淮人匠提舉司凡五以其事並隸有司

雨壞都城發兵二萬人築之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

震壞民廬舍萬餘 己巳置中書省檢校二員攷覈戶

工部文案䟽緩者 乙酉麻蘇呼阿薩爾乘傳詣雲南

捕黑虎 戊子以婺州水免田租 九月辛丑命平章

政事敬珠爾卜丹商議中書省事以咱希魯鼎

舊倫咱喜魯丁

今改爲平章政事 乙巳景州河間等縣霖雨害稼免田

租五萬六千餘石 丙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 辛亥

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上表貢方物且謝不朝之罪

壬子遣使詔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

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旣而

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得達而還誌斗率於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戊午徙四川行樞密院治成都

辛酉免大都今歲田租保定河間平灤三路大水被災者全免收成者半之 命尙衣局織無縫衣 冬十月

己巳修太廟在眞定傾壞者 壬申以前緬中行省平

章舒蘇德濟

舊倫雪雪斤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 江淮行省

言鹽課不足由私鬻者多請付兵五千巡捕從之 塔

喇海張呼遜等並坐理算錢穀受贓論誅 癸未高麗  
國饑給米二十萬斛 罷各處行樞密院事入行省  
行院既置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湖廣省平章哈  
喇哈斯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  
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  
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 己丑敕沒入嘉木揚喇勒  
智錫布鼎烏訥爾妻並遣詣京師 癸巳以武平路總  
管張立道爲禮部尙書使安南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  
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煇襲位博果密曰彼山海小夷以  
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

之彼宜無不奉命帝從之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  
往徵其王入朝 免衛輝種仙茅戶徭役 從遼陽行  
省言以納顏哈坦相繼叛給蒙古人內附者及開元南  
京碩達勒達等三萬人牛畜田器 詔嚴益都般陽泰  
安寧海東平濟寧畋獵之禁犯者沒其家貲之半 十  
一月壬寅詔回回以答納珠充獻及求售者還之畱其  
值以濟貧者 朱清張瑄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  
二詔卽以清瑄二人掌其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  
爲各翼以督歲運罷海道運糧鎮撫司 乙卯監察御  
史言錫布鼎納蘇喇鼎默埒烏訥爾王巨濟嘉木揚喇

勅智錫迪嘉琿迪皆僧格黨與受賊肆虐使江淮之民  
愁怨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臣下所未能喻帝曰僧格  
已誅納蘇鼎默垓在獄唯錫布鼎朕姑釋之耳 諭中  
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乙丑復都水監時有言  
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  
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河渠司副使郭守敬相視灤河  
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遘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  
自昌平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漚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

一牖比至通州凡爲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闔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以來春興役帝命丞相以下皆親備錫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丁卯以大都饑下其價糶米賑之 己巳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辛未御史臺言鉤收錢穀自中統初至今踰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詔擬議以聞 壬申立河南江北行中書治汴梁 中書省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

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  
給宜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徵賦盡輸之何榮祖言宜召  
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聞從之  
甲戌罷鉤攷錢穀應筭年逋欠錢穀文卷聚置一室非  
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布告中外 庚辰江北州郡割  
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改江淮行省爲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治杭州 丙戌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所部二百  
五十寨內附詣闕貢方物 戊子詔釋天下囚非殺人  
抵罪者 辛卯濬運糧河築隄防 是歲宣政院上天  
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

一百四十八人遼陽饑翰林學士承旨唐仁祖奉詔

偕近侍蘇格舊倫速哥今改左丞實都舊倫忻都今改往賑實都欲如

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管籍之小口今已大

矣可均以大口給之實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耶

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塚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

我知爲國恤民而已卒以大口給之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有物漸侵入其中

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免朝賀戊戌以青

州饑就陵州發粟賑之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言

江西福建汀漳諸處連年盜起百姓入山以避今次第

就平宜降旨招諭復業又福建鹽課酒稅銀鐵各立提  
舉司實爲冗濫請罷去詔皆從之 禁商賈私以金銀

航海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

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  
入官 丙午河南福建行省上言請詔用漢語詔以蒙

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癸丑江西行省已延

舊伯倫

今阿喇卜丹

舊伯倫阿老瓦丁今改

言蒙山課歲銀二萬五千兩初

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科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  
一石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

鞭背國法不用徒流黥絞之刑惟杖臀自十七分等加

至百單七而止然斬削之刑則又往往濫用之至其酷也或生剝人皮又有三段剗殺法未之除也 庚午鄂羅斯招附桑州生苗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千餘戶詣闕貢獻 壬申遣使分行諸路釋死罪以下輕囚 乙亥以泉府太卿伊克穆蘇舊亦里迷失今改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左丞高興竝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戊寅詔加高麗王王曙太保仍錫功臣之號 庚辰御史大夫伊寶特穆爾中丞崔彥等言納蘇喇鼎默埒寶都王巨濟黨比僧格忒爲不法楮幣銓

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銜命江南理算者皆嚴急  
輸期民至嫁妻賣女禍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  
故而隕生者五百餘人其初猶疑事出國家近按問首  
實乃知皆僧格及其兇黨之爲莫不願食其肉此三人  
既已伏辜宜依條論坐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錫  
棟罕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  
事簿問事而錫棟罕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  
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錫棟罕仍先奪其職又  
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  
聖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眞僞莫辨自今凡

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

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耀勒特圖

舊倫咬刺也勢今改

巴延徹

爾

舊倫伯顏察兒今改

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言馮子

振劉道元指陳僧格同列罪惡詔省豪臣及董文用留

夢爰等議其一言翰林諸臣撰僧格輔政碑者廉訪使

閻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

可恕也

戊子禁杭州放鷹

是月葉李南還至臨清

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而李

淦至詔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從中丞崔或請也

攷異癸辛雜識云葉亦愚爲李性學所窘飲憾而死本傳不載今闕之

李前後被賜之物

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中丞崔彥言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已令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使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不赴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制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

塔迪實言女直人嘉琿迪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棟爾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已而中書省請以或爲右丞帝曰崔或惟可使任言責不允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伊囉勒等言比監察御史商琥舉管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如胡祇適姚燧主揮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寘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僧格黨默埒實都王巨濟初帝以實都長於理財欲釋之博果密力爭不可一日中凡七奏卒并誅之 己酉中書省右

丞何榮祖平章政事敏珠爾卜丹竝罷以大司農特爾

格

舊倫鐵哥今改

翰林學士承旨琳沁

舊倫刺真今改

竝爲平章政事

兼領舊職敏珠爾卜丹嘗請復立尙書省博果密曰阿

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鑑未遠柰何又欲

效之事遂寢至是榮祖以疾敏珠爾卜丹以久居其任

令免署惟食其祿與議中書省事特爾格初爲司農寺

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

舊倫百查兒今改

之地獵者射兔誤中

駱馳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

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杭罪應死特爾格曰臣

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以

病足聽肩輿上殿以阿爾爲中書右丞梁德珪

攷異元史

紀表倫梁溫都爾傳倫梁德珪蓋二名今從傳舊倫暗都刺今改

爲參知政事

庚戌

帝如上都

壬子敕都水監分視黃河隄堰罷河渡司

壬戌給還嘉木揚喇勒智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時

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而帝猶貸之死給還其

所籍夏四月弛甘肅太原酒禁仍權其酤辛卯設

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五月丁未中書省

臣言使人馮子振嘗爲詩譽僧格及僧格敗卽告詞臣

撰碑引喻失當國史編修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

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僧格爲罪則在廷諸臣誰

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詔以郭佑楊居寬死非其罪  
給還其家貨 六月戊辰詔聽僧會鹽不輸課 壬申  
江西省言肇慶德慶二路封連二州宋時隸廣東今隸  
廣西不便請復隸廣東從之 癸未以征爪哇暫禁兩  
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俟舟師發後從其便 湖州  
平江嘉興鎮江揚州寧國太平七路大水丁亥詔免田  
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餘石 閏月罷福建歲造  
象牙齒帶 庚戌回回人呼布穆斯售大珠帝卻之  
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聚眾二  
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之賊眾勁

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  
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溪林不可  
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甲寅  
右江岑從毅降從毅老疾詔以其子斗榮襲佩虎符爲  
鎮南路軍民總管廣東西路安撫副使謬圖鼎等  
誹謗朝政錫布鼎復資給之以風聞三十餘事妄告省  
官帝以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法是月詔廉訪司  
巡行勸課農桑禮部尙書張立道使至安南謂其王  
陳日燁曰管鎮南王不用嚮道率眾深入不戰自潰天  
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

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邇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燿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卻之因要其入朝日燿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維巖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燿懼卒不至 秋七月庚申朔詔以史弼代伊克穆蘇高興將萬人征瓜哇仍召三人者至闕 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訪司還治汴梁 壬申建社稷和義門

內壇各方五丈白石爲主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瘞坎墻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戊寅黎兵百戶鄧志愿謀叛伏誅 八月己丑朔譔

圖鼎以罪死餘黨杖而徒之仍籍其家 甲辰帝至自

上都 丙午浚通州至大都漕河 丁未伊克穆蘇請

與高興等同征瓜哇帝曰伊克穆蘇惟熟海道海中事

當付之其兵事則委史弼可也乃以弼爲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統領出征軍馬 庚戌高苑人高希允以非所

宜言伏誅 壬子詔達春程鵬飛討黃勝許劉國傑駐

馬軍戍守 戊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

萬鑒山鍊鋁歲得萬五千兩天祐賦民鈔市鋁輸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錠臺臣請追其贓而罷鍊鋁事從之改燕南河北廉訪使還治眞定 詔征八百媳婦國九月辛酉湖南道宣慰副使梁曾授吏部尙書國史院編修官陳孚授禮部郎中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燾使親入朝 癸酉沙瓜二州民徙甘州詔於甘肅兩界畫地使耕無力者則給以牛具農器寧夏戶口煩多而土田半藝紅花詔盡種穀麥以補民食 鄂爾柁薩理乞罷政事竝免太史院使詔以爲集賢大學士司天監丞劉某言鄂爾柁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

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鄂爾根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眞長者時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諸王明理特穆爾附哈都以叛詔巴延討之巴延兵至阿薩呼圖嶺明理特穆爾已據之矢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陳諸軍爭奮大破之明理特穆爾僅以身免巴延輕騎追之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眾以歸冬十月戊子朔詔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闕師道至請汰內外官府之冗濫者詔敏珠

爾卜丹何榮祖馬紹燕公楠等與師道同區別之數月  
授師道翰林直學士 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  
仗皆具人恐其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阿喇岱將之  
以防海道 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 癸巳燕公楠  
言歲終各行省臣赴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  
歲舉刺之數從之 十一月癸未禁所在私渡命關津  
譏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皇孫梁王噶瑪拉爲晉  
王鎮北邊至元初王已嘗出鎮北邊尋復封梁王移鎮  
雲南至是又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四大鄂爾多舊作  
朵今之地鄂爾多猶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以恩

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  
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采之山請罷  
之從之 己酉樞密院言六衛內領漢軍萬戶見存者  
六千戶撥分爲三力足以備車馬者二千五戶每甲令  
備馬十五匹牛車二兩其三千戶惟習戰鬪不它役之  
六千戶外則供它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銳詔施  
行之 癸丑右丞相鄂勒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  
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  
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  
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數已逾之今後

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以張珪爲江淮行樞密副使珪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曰珪尙少果欲大用可俟它日帝曰不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乎遂有是命先是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爲言比珪入對帝語及之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罷珪宏範子也 召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及胡祗通等十人赴闕賜對以文海爲江南湖北道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行省平章

徹爾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污暴所致今既來歸卽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它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蠻

叛行院副使劉國傑簽書院事索諾木達覽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行省平章哈喇哈斯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勿許右丞圖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人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庫爾濟斯

舊作關思吉思今改

薦前永州判官烏克遜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  
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  
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  
澤佗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其民遵守之又省廢  
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  
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旣發乃上其事時行省  
平章哈喇哈斯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  
外蠻數爲寇澤循行竝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  
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畱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  
陂水墾田築八埭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爲

軍儲邊民賴之 劉國傑拔象山寨黃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竟匿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運諸種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卽軍中以玉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它人不能也命無遷它官 西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平章政事博果密曰彼佛以去貪爲寶柰何爲此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閒處以制不虞博果密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僭爲納

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及民居犬豕相制之  
狀上之而止有譖鄂勒哲徇私者帝以問博果密對曰  
鄂勒哲與臣俱待罪中書豈得專行且備位宰輔人或  
發其陰私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  
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是日  
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塞陲旃之能  
博果密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博  
果密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  
海北元帥錫齊罕賊利事覺行省檄烏克遜澤駱治澤

馳至雷州盡發其姦賊縱所掠男女四百餘口御史臺  
言烏克遜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  
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  
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計米五  
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會吾蒞政日  
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  
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  
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  
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鹹農病之而西北廣衍  
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使走海而不能灌

既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塢  
三溪緒之爲斗門者七隄塢六以制其贏耗礪爲渠二  
十有四以達其轉輸渠皆支別爲牘設守視者時其啓  
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爲膏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賜進士第新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學政地及鹽務林瑞鼎等三等鹽都尉吳浣

元紀九

起昭陽大荒落正月盡閏  
逢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敕福建毋進鵲  
丙寅汰穴

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遯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  
甲戌河南河北

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蒙古所立屯田爲田四萬餘頃官種外宜聽民耕墾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畱管勾襄陽舊倉京兆鹽以水陸難易

計之莫若改食揚州蔡州去汴梁地遠宜陞散府以領  
息信陽光州隸之詔皆從其議 罷尼雅斯拉鼎默塔  
所立魚鹽局 乙亥謚皇太子曰明孝 淮西道宣慰  
使昂吉爾敘軍鈔六百錠銀四百五十兩馬二匹壬午  
敕省臺及達魯噶齊鞫問 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  
薨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  
弗信果卷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器事安圖爲相以宗社  
奠安爲已任以民物阜豐爲已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  
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閣進賢士大夫講  
論古今治道而請謁絕迹天下倚爲重臣而阨於阿哈

瑪特僧格前後不竟其用子烏古達器度宏達襲長病  
衛父沒凡賄賂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  
塋 帝思革僧格之弊求直士用之召輩士選論議政  
事旋以中書左丞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士選至部察  
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僧格之黨以聚斂恣爲奸利事  
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請畱以待之士  
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何不繫此人之存  
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 二月己  
丑從阿喇卜丹燕公楠之請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宣政  
院使溫普舊倫暗  
普今改爲江浙行省左丞尋以南人深怨其

父詔罷之

高麗國王王曙請改名昺從之

減河南

江浙漕運米四十萬石

中書省添設檢校二員免

大都今歲公賦

丙申卻江淮行樞密院官布琳吉岱

進鸞仍敕自今禁戢軍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

丁

酉回回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畱是錢

以賙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辛亥復立雲南行御史

臺

詔沿海置水驛自耽羅至鴨渚江口凡十一所令

簽書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君祥俊奇弟也

癸丑江

西行院頁特密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爲首

者餘從內縣從之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是月王惲召

至上都入見慰諭良久憚遐上書陳時政畧曰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爲長世不拔之本臣請以立法定制爲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徒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是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宜將已定律令頒爲新法與百姓更始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今臣民衣服踰於公侯婦女衣著等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鄉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

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每歲經費患不阜贍者過有所費也當量入爲出以過有舉倫爲戒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一切省減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不輕以付人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希闕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罔攻平素卽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苟非其人

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五  
曰議廉司以勵庶官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  
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畏懾而不自安行  
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姦  
弊之萌潛滋而復枿風俗澆薄苟免無恥立人法竝任  
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旣行公道大行官有倫新之  
氣吏無餽口之虞我之氣旣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旣  
肅彼安得或私將見風采百倍有澄清之望矣六曰講  
休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爲重  
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

江南平定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侵漁倍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陳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勵一法七日設科舉以收人材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理有不可廢者若隄以歲月而收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俟也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欲望明刑政識大體難矣莫若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

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  
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冒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  
能使得餉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  
國家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凡四舉矣物力等戶  
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軍興百色所須皆  
仰供辦急徵暴斂侵漁無法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  
稅宜令蠲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  
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  
空甚非恤民本意若復實常平實爲古今良法十一曰  
廣屯田以息遠餉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

暫偕令營屯及檢括冒占仍招募願屯者聽已置營屯  
去處亦宜差強果爲國盡心有爲能臣重與檢勘其間  
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爲而盡地力仍將迤  
南一切置屯見閉戶數併徙邊防以裒一時此急於治  
外之意也十二日息遠畧以撫已有陛下臨御三十餘  
年紹丕天之功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願息遠畧  
撫已有此四海臣民之願也十三日感和氣以消水旱  
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倫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姦  
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於困臣嘗讀中元已  
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

以用兵爲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寬不自滿假之  
仁也願陛下爲民祈天請命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迴哀眷易乖戾而  
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稔天下幸甚十四日崇教化以  
厚風俗國家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  
安之信以行之而前政者謂僧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  
心督責爲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陂有不  
可救藥至今爲厲者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  
哉惟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書奏帝嘉

納授翰林學士（改異秋潤集附王文定神道碑上萬言

遺其十六日絕交貢以示曠度今從中州文表畧存其

條陳者十四事又神道碑云二十八年中州文表畧存其

徵明年二月謁見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元史本傳遂

倫二都財上書當在三十一年語且三十年世祖

如上都財上書當在三十一年語且三十年世祖

三十一年也今訂正三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札

薩克舊札撒今改知樞密院事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

渭河之役雨壤都城詔發侍衛軍三萬人完之仍命

給其傭值甲子括天下馬十萬匹初托克托呼畧

地金山獲哈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奇里

濟蘇是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

之祿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

之祿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

之祿屯兵守之哈都聞取奇里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

之擒其將博囉察 夏四月己亥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雷夢炎言杭州上海澈浦溫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請以泉州爲定制從之仍併溫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壬寅樞密院言去年征瓜哇軍二萬各給鈔二錠其後祇以五千人往宜征元給鈔三萬錠入官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之耳令勿征 癸丑廣東廉訪司復治廣州 擢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臧夢解爲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夢解獨徧歷焉遂案問賓州藤州兩路達嚕噶齊

及姦墨官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兩冤獄  
民德之 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是月前右  
贊善大夫劉因卒後贈翰林學士謚文靖 史弼等之  
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  
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  
占城界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  
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弼與伊克  
密實高興分軍水陸竝進伊克密實將水軍與將步軍  
會於八節澗時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哈只葛  
達那加已爲葛郎所殺其壻土罕必闌耶攻葛郎不勝

問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  
求救弼與諸將進擊伊克密實邀賊於西南路不遇與  
擊其東南路殺數百人餘眾奔山谷東南路賊復至與  
又敗之葛郎主遁歸其國與言瓜哇雖降倘中變與葛  
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伊  
克密實各將一道攻葛郎至荅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  
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葛郎主出降并取其  
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  
入朝弼與伊克密實許之與力言其失計弗聽遣萬戶  
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閣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

還夾路攘奪與力戰以出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

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

所得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進致選元史史弼傳於弼征瓜哇正月以後不繫

月日後編遂載於正月據經世大典弼等以正月至拘

葛郎十九日葛郎降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閣耶還十九

日土罕必閣耶復二十四日軍還元史瓜哇傳畧本於

經世大典是弼等還軍之期五月癸亥詔以浙西大

水冒田為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浚水道 辛未敕僧寺

之邸店商賈舍止其貨物依例收稅 六月乙巳命皇

孫特穆爾舊倫鐵木撫軍北邊伊實特穆爾加錄軍國

重事知樞密院事輔行宗王帥臣咸稟命焉特賜步輦

入內伊實特穆爾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從之 己酉  
詔濟太湖 秋七月己未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以  
皇孫梁王印賜之 詔免福建歲輸皮貨及泉州織倫  
紵絲 己巳命劉國傑從諸王伊濟勒督諸軍征交趾  
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  
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  
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  
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  
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  
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

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爲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  
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卽命度地  
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  
建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哈斯曰亡國弊政  
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壬申以伊實  
徹爾知樞密院事伊實徹爾博爾呼之孫也僧格之敗  
伊實徹爾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丁丑賜新開漕  
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萬用楮幣百五十二  
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牐之處往  
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識船旣

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 巴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畱拒哈都廷臣有譖巴延與哈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朔會哈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哈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

哈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寶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爲便皇孫悉從之 八月庚寅奉使安南國梁曾陳孚以安南使臣偕來初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曰燁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燁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貢曾進所與日燁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爾

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  
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  
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  
或讒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  
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  
臣以日燔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  
諸王伊勒吉岱舊倫亦里吉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九  
月癸丑朔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戊子詔修汴隄 庚  
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帝夜召博果密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

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隄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  
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  
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sub>レ</sub>終漢文之  
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sub>レ</sub>用此  
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  
因誦文帝曰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淡合朕意可復  
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罷 甲辰赦天下 戊申  
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庚戌造象蹄掌甲 辛  
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平民

畧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皆南士女也父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遁逃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若禽獸然故特禁之 孫民獻嘗附僧格助約蘇穆爾爲惡及同知上都畱守司事又受賊減諸從臣糧丁已詔籍其家貲妻孥後因潭州呂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 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治雷州 己卯召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特爾

格琳沁博果密上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馬紹以疾  
罷以詹事丞張九思爲左丞 庚子史弼伊克密實高  
興至自征交趾獻其所俘獲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  
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亡失多且縱土罕必閣  
耶弼與伊克密實各杖十七沒家資三之一興獨以諫  
縱土罕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初樞密院判官鄒制宜  
遷湖廣行省參政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  
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擇其佳者取  
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其所  
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

地圍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於有司積年不能  
理制宜奉詔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是歲除湖廣  
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  
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帥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  
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  
器爲姦旣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  
計龍於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御史中丞崔瑛言  
大都民食惟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  
者少米價翔踊請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寶泉提舉  
張簡及子柰曼佻告瑛嘗授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

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或已  
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  
所告皆無驗竝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柰曼岱知微皆  
坐杖罪除名 平江路總管府治中王都中福建行省  
叅政積翁之子也積翁遇害於海帝念其功不置特授  
都中是職時年甫十七僚吏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  
動中旨繁皆愕然不敢欺學舍人壞不治而郡守缺都  
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  
合錢新其禮殿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

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崩於  
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故事上有疾非國人勳  
舊不得入臥內博果密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  
徹爾亦自湖廣行省馳還京師視醫藥及帝崩博果密  
與御史大夫伊嚕納顏知樞密院事巴延受遺詔畱禁  
中丞相鄂勒哲至不得入伺伊嚕納顏巴延出問曰我  
年位俱在博果密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耶巴延歎息  
曰使丞相有博果密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鄂  
勒哲不能對入言於太妃鴻吉哩氏太妃召三人問之  
伊嚕納顏曰臣受顧命太妃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

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大策與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太孫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阿之曰汝將爲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乙亥葬帝於起輦谷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區宇擴前古所未有惟以亟於財用中間爲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綱陳紀殷然欲被以文德規模亦已宏遠矣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索多

舊倫頌  
德今改

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臂之或以告或召御

史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  
也太妃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  
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  
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皇太孫自北邊南還  
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皇太孫至上都宗室諸王畢會  
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已  
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儲闈符璽久有  
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噶瑪拉遽曰皇帝踐  
阼當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合辭勸進伊實特穆爾曰大

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甲午皇太孫卽位於大安閣諸王  
有違言已延握劍立殿陞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  
以立皇太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乃下  
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  
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體元居正然後典章文物粲  
然大備臨御三十五年溥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畧  
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世無疆之祚我昭攷早正儲  
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海觐望顧惟眇質仰荷先皇  
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  
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宮僚之

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咎託付之意合辭推戴誠切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尙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宗親勲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 追尊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於太廟尊太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丙午中書右司員外郎王約上疏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

謁連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  
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  
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煩  
次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帝嘉納之調兵部郎  
中 五月壬子始開醮祠於壽寧宮祭太陽太歲火土  
等星於司天臺 戊午上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尊諡廟  
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色辰舊倫薛  
禪今改皇帝是日竝上先皇  
后鴻吉哩氏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 庚申祭紫微星  
於雲仙臺 伊實特穆爾進秩太師賜以上方玉帶寶  
服還鎮北邊 己巳詔各處轉運司官欺隱姦詐爲人

所訟者聽廉訪司卽時追問其案牘仍舊例於歲終檢之 壬申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祿者萬人在外尤眾理宜減併命與中書議之 詔議增官吏祿 乙亥以札薩克知樞密院事 戊寅封皇姑高麗王王姬妃爲安平公主 以伊囉勒爲太師巴延爲太傅伊徹察喇爲太保 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匿鹽販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敕授者聽總司議宜授者上聞其

本司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  
曰其與中書同議 壬辰以特穆爾復爲平章政事

諸王阿濟奇部王速福屢叛伏誅 乙未以世祖皇后

裕宗諡號播告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  
稅江淮以南夏稅之半 己亥以乳保勞封完顏巴延

爲翼國公妻何氏爲翼國夫人 初宋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家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  
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  
涕太息至是年踰八十辛丑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  
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

錄以鄂勒哲監修國史 初世祖不豫命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辭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及崩太后命文用從帝於上都既卽位巡狩薩布喇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趨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可其奏帝每召文用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至是修先帝實錄詔除文用知制誥監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繫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

穿史館有所攷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焉 戊申詔宗藩內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鄂勒哲約束時巴延以太傳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鄂勒哲忌之巴延語鄂勒哲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亥行樞密院員特密實程鵬飛各加平章政事中書省言樞密之臣不宜重與相銜帝命以軍職尊崇者授之 辛未中書省言向御史臺劾右丞阿爾嘗與阿哈瑪特同惡論罪抵死幸得原免不當任以執政臣謂阿爾得罪之後能自警省乞令執政如故從之 癸酉詔新除御史

行省平章博果密仍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博果密以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鄂勒哲以其年位在下淡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太后亦以博果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南守臣獻嘉禾博果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博果密曰若如此旣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所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博

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使博果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博果密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聞之使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畱之竟以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甲戌扎嚕噶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 八月戊子

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 已升濬通惠河 撥  
軍士屯守澱山湖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  
水瀦蓄之分滙爲澱山湖東流於海世祖末年江浙行  
省參政梁溫都爾言此湖在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  
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勢今旣無人管領  
遂爲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爲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  
潦泛溢爲害昨本省官蒙古岱等與言疏治因受曹總  
管金而止張參議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臣等議此事可  
行無疑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旣而平章  
特爾格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

民其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  
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是特爾格言太湖澱山湖  
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浚已畢今諸港日  
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宋舊例令軍屯守必致坐墮  
成功臣等議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  
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  
海賊修治河渠圍田詔巴延徹爾舊名伯顏察兒今改暨樞密院  
議奏於是樞密院言今與殿帥范文虎及朱清張瑄輩  
及省官集議清瑄俱云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  
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文虎謂差夫四

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屬可行請立都水巡防萬戶職名俾隸行院從之 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官賀 丁巳太白經天 冬十月戊寅帝至自上都

辛巳江浙行省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謂特及田主其他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謂之數從之 遼陽行省所屬九處大水民饑或起爲盜賊命賑恤之 江西行省言鉅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

民不能堪詔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朱清張瑄從海

道歲運糧百萬石乙未以京幾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

萬石 辛丑帝諭右丞阿爾叅知政事梁德珪曰中書

職務卿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實迪穆蘇已沒財

產任莽資布哈

舊倫明里不花今改

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

使選人畱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

決卿等其束吏曹有不事事者笞之仍以朕意諭右丞

相鄂勒哲 時議裁久任官樞密院奏洪君祥在樞密

十六年爲最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 壬寅

緬國遣使貢馴象十

初黔中諸蠻酋旣內附復叛又

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  
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州事  
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卽位大赦并赦萬頃亦不  
降乃命湖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馳至  
辰州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眾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  
百戶馬孫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  
戰擊卻之明日萬丑倍眾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  
死士陷陣眾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  
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  
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

諸軍攻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禽萬頃斬  
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 十一月丁  
未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 京師犯賊  
罪者三百人庚戌命事無疑者準世祖所定十三等例  
決之 辛亥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  
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盈餘  
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  
而來會諸王尙多恐無以給宜俟其還部臣等斟酌定  
擬以聞從之 湖廣江西及江淮行省以軍民不相統  
一屢請罷行樞密院帝以問已延時已屬疾張目對曰

內而省院各置爲宣外而軍民分隸不使王子詔罷三處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巴延徹爾參議中書省事其兄巴延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避嫌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甲子以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爲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言於帝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罷海北海南市舶提舉司 癸酉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薨巴延淡沈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被

而已未嘗言功及歿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諱忠武 戊  
戌禁侵擾農桑者 庚子用帝師奏釋京師大辟三十  
人杖以下百人